

董作賓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紀念刊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初版

董作賓先生逝世十四週年紀念刊 精裝全一冊

基本定價 元整

外埠酌加郵紮費

編輯者 董作賓先生逝世十四週年

紀念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藝文印書館

總公司：臺北縣板橋市校前街一四號
分公司：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五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九六九號
郵政劃撥帳戶九六〇一號

印刷者 藝文印書館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臺北縣板橋市校前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公司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字第〇三一四號

錢存訓先生藏

夫錦如
方家
心字

集殷虛文字

昔
日
艱
問
言
會
合
心
夕
合
金
車
車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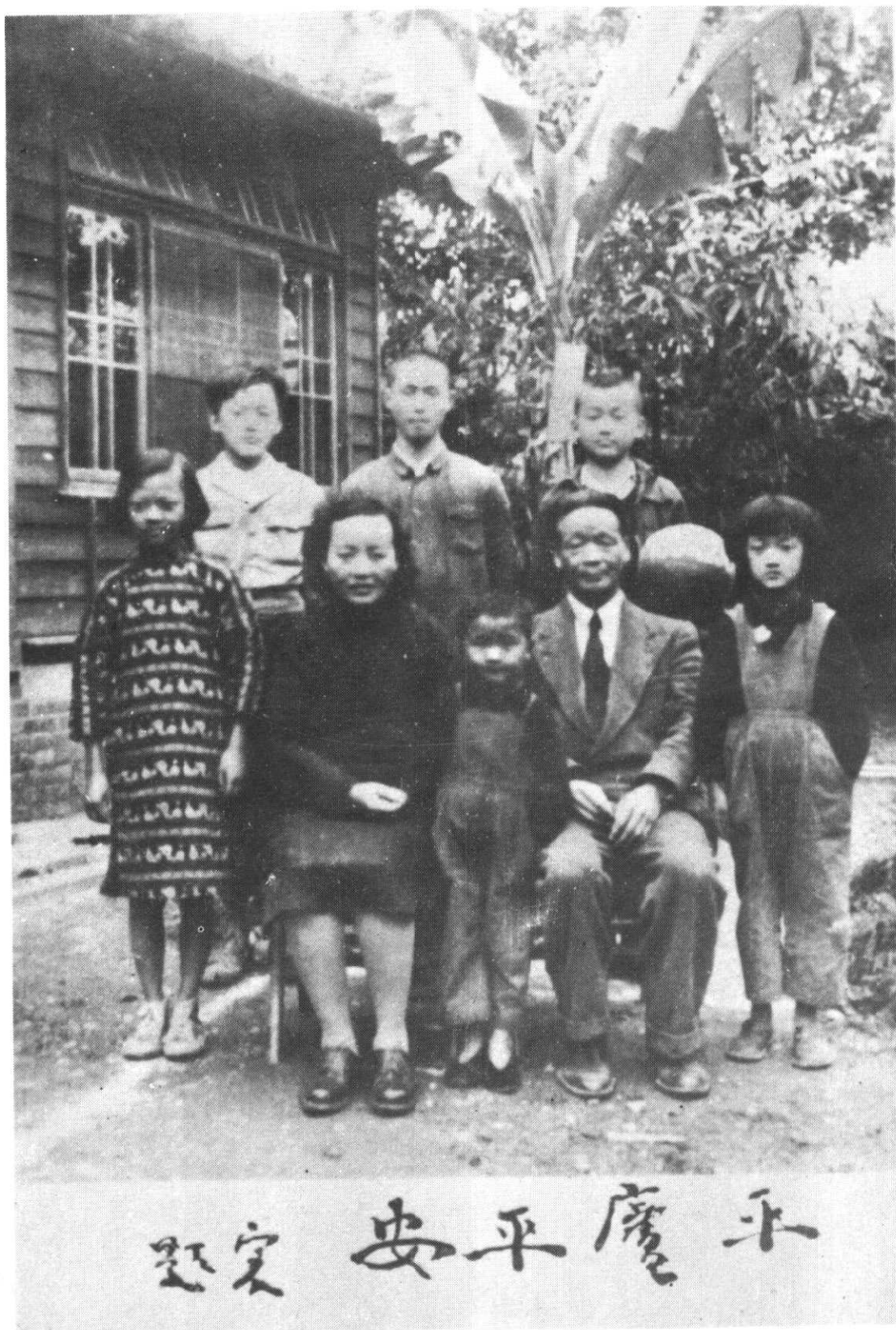
年
第
出
果
了
夕
山
山
竹
木
鳥
世
子
車

廿七年六月寫于芝城
董作賓



公雅
錦
乙波
賜存

董在室
五五八三台地



安平慶宅

董	董	董		
敏	玉京	興		
董	董	董	董	董
萍	師母	武	先生	乙



「廉立散儒」

董作賓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萬章）

不降禮，雖察辨，散儒也。（荀子勸學篇）

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為散木也。（楊倞註）

偶然翻出我的「董西廂印譜」，上面有替孟真刻的三顆圖章，一顆是他的陽曆生日章，朱文「一八九六年三月廿六日」，下面記著刻的時候是「廿一年九月七日晨八時」；十年之後，又替他刻了兩顆，一顆是白文名章，「卅一年七月六日下午七時」，第二天，又刻一顆圖章是「廉立散儒」，朱文。當時我覺得他以此自命，似乎太謙虛，至今想起來，却也正合他的身份。好一個「廉立散儒」！這顆圖章的影子，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中，我想，我不應該不把他的「自目」給大家知道。

他為什麼自命為「散儒」？當然他自己承認「不降禮」，承認「察辨」。孟真是一個孝子，住在北平時，他把母親接去侍奉，做到了「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每逢過年，要爬地下給娘磕頭；母親死了，陰曆年要在遺像前，點上香燭，鮮花供奉，大有不勝風木之悲。對朋友患難與共；對子姪教養備至；對國家民族，赤心耿耿；夫婦間又是相敬如賓；你能說他「不降禮」嗎？不過，他不太受舊禮教所拘束，却是真的，五四運動以後，他總是站在「打倒孔家店」和反對「吃人的禮教」一方面。「察」同「辨」，當然是散儒的長處，中庸說「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之」的方法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四者就是「察辨」，就是求「知」，知了以後就須要去力「行」，所以篤行在最後，這是儒者誠身之道。「察辨」按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用科學方法以探求真理的工夫，這是孟真先生的自謙，也是他自負。

為什麼又在散儒之上，冠以「廉立」，這自然是取孟子頑夫「廉」懦夫「立」的意思，以癡頑自居，以懦弱自況，當然是他自己客氣，但是能「廉」，能「立」，他仍然有點自負。

「廉」是什麼？「立」又怎樣講？讓我咬嚼一下。

「廉」是一個形聲字，「广」是形，「兼」是聲。「广」在甲骨文中象一間屋子，右邊沒有牆，類似現在的走廊，所以庠序府廳廡庭廡廡等等，都是從「广」的。這類房子都比較窄些，說文「廉，仄也」。段注「此與廣為對，謂偏仄也。廉之言飲也，堂之邊曰廉」。儀禮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東上」這就像臺北的拜拜，邀請鄰友們在屋簷下吃酒。尚書顧命傳「堂廉曰仄」，釋文「廉，廉也」。論語陽貨「古之矜也廉」疏云「廉，隅也」。廉字的本義是形容廊簷窄狹，因廊前有矮角，所以又有稜，隅兩義。從房子有稜角，引申到人的有稜角，因有廉潔，廉隅，廉直的意義，一個能够風骨嶙峋，有分辯，不苟取的人，稱為「廉士」。孟子滕文公下篇，記着匡章稱道出東的廉士陳仲子，說：他住於陵的時候，窮得三天沒吃飯，耳又聾眼又昏，暈倒在地，勉強爬到井邊，撿起地蠶咬剩下的半個李子，嚼了幾嚼，才算沒有餓死。古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可餓死，不願苟活，不願改變自己節操，這才是廉，管子所稱「禮義廉恥」的廉，孟子所稱的「頑夫廉」正是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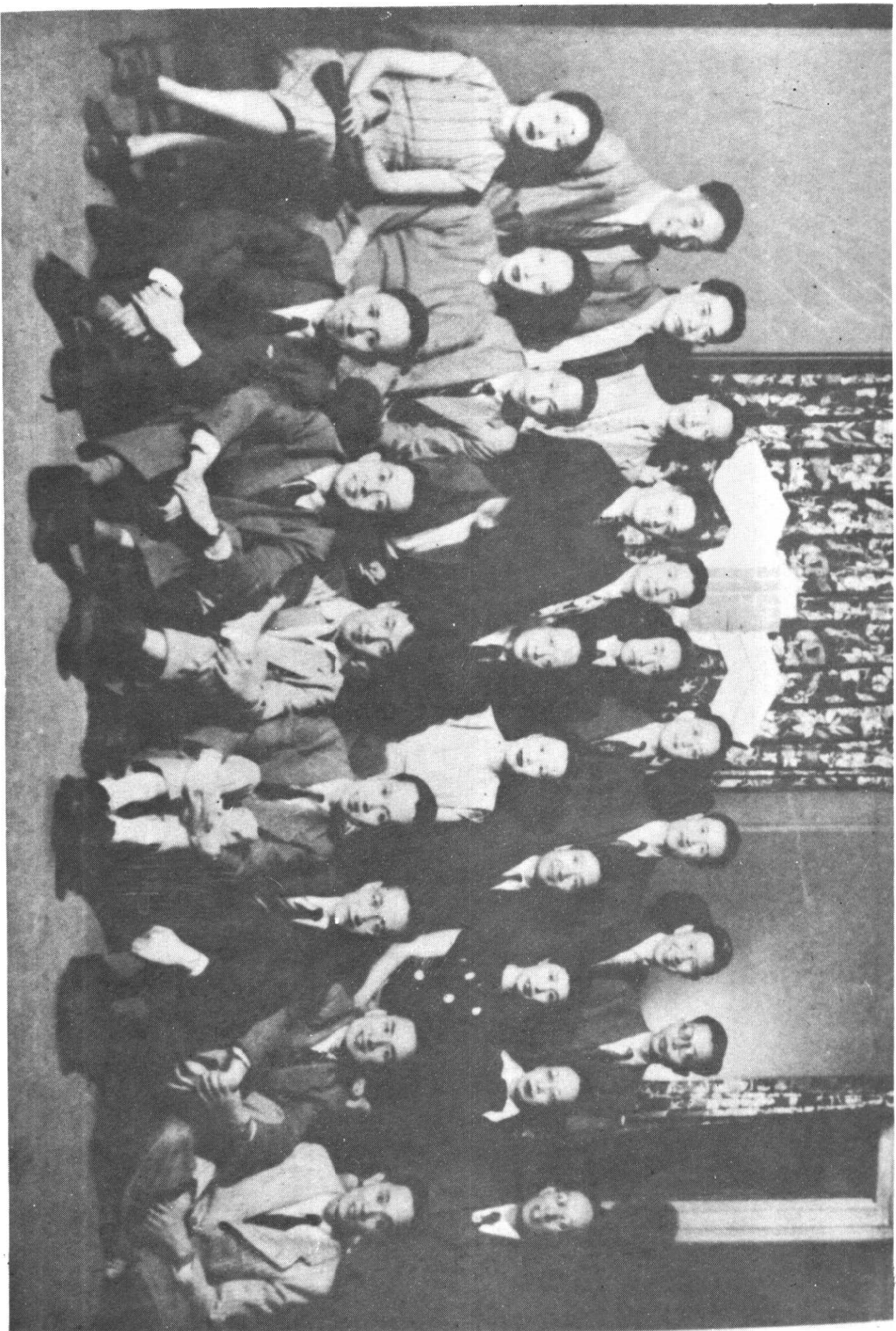
立，說文「佳也，從大在一之上」，徐鉉解為會意字，「大，人也，一，地也」。立字的本義是地位，金文中常見的「王各大室即立」就是「王格太室即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作「公即立」。位是地位，再古，應該是天地之地，大字本是正面站著的人形，天和地都不容易描寫出來，因而造出天地兩個指事字，天在人的頭上，大字上面加一橫，指示這就是天；地在人的脚下，大字下面加一橫，指示這就是地；造字方法是相同的。這正說明了人或者大人，應該有「頂天立地」的氣魄。後來由「站在地上」變為「站的地位」，又變為「站著」，更由站著變為「站起來」，記得抗戰期間在四川看見的大字標語，「挺起脊梁」，「挺起胸膛」，「抬起頭來」，這都是「站起來」，「立正」，「站著」，應有的標準姿勢。從起立，引申到樹立，建樹，因而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孟真取義的「立」，正是這個。

廉是清極的作人之道，立即是積極的，「四千學子三春雨」是立，「萬卷詩書兩袖風」是廉，孟真先生一生道德學問功名事業的成就，處處都在這兩個字上用工夫。他不但自己廉同時也痛恨別人的貪；他不但能够立已而且能够立人；這在他蓋棺論定的「哀輓錄」中已有很多例子，不必贅述。

孟真先生逝世一週年了，可是一年前的今天，又彷彿和昨天一樣，我們閉上眼睛就會看到他那一副時而嚴肅時而和藹的面龐，他給予人們的印象太深了，我們永遠地憶念他，我們也永遠不要忘記了他曾自命為「廉立散儒」，而且是名符其實的！我們放開眼界看一下，莽莽斯世，還有沒有像他這樣廉潔自守嫉惡如仇而又有科學精神能够立德立功立言的讀書人？連自己也算在裏面？



彦老與錢存訓在芝城合影 一九四八年



影合會學同華清哥加芝加參老彥年八四九一

錢存訓先生藏

日

人

林

牙

林

昔予在竹溪見會堂二碑曰曰在縣中初入署時未月上白
成文書信寫之刻之存古山會見其字有以林氏者數有款
今得之妙也予不多見其偶也以此字花碑達忠信明不
辭中書以回信回富之初九日回信製此碑一碑系年毛
人二碑月之七碑一碑有會堂堂句下此九月未嘗有外明

日

人

林

牙

林

不似此五字之形勢所傳之言而無意亦明甚矣故有
今易得此石外書台時錄之陽越也言慈平廣之有
中年以四十年十月十日當年麻博克精力疲倦乃月通
去係得書之碑在越地之十年書之碑在之碑見書
陽自和之時曰王清高此之總平廣書也書此

AD45/105

翁鳴先生藏

第 一 世 子 康 日 月 牛 年

二 國 家 學 山 南 王 生 日 二 歲

親 皇 出 雲 十 日 夕 年 下 安 旅 得 山 家 其 地

日 上 馬 丁 鶴 庵 所 山 紀 游 上 馬 石 一 言 集 契 文

己 亥 仲 冬 戊 寅 年 十 月 廿 七 日 翁 鳴 先生 藏



序

彥堂先生逝世迄今，已整整十四個年頭。當第三週年時，曾經出版一冊逝世三週年紀念刊，規模相當大。那是民國五十五年的事，以後就在中國文字裡出過三次；第一次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中國文字第二十六期，紀念四週年。第二次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中國文字第三十八期，紀念七週年。第三次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中國文字第五十期，紀念十週年。那都是小規模的紀念而已。民國六十三年，中國文字停刊，直到現在，就沒有再出版了。一方面人事凋零，與

先生有直接關係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要像樣的出版一冊紀念刊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從六十二年到現在，又是整整四年，應當再出一次以資紀念，何況故舊健存者還大有人在。於是決定再出版這十四週年紀念刊。原定是去年出版的，因為種種原因，拖延一年。

最近幾年，在考古方面，有幾件不尋常的事，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靈的：

第一是西周初年的何尊出土，證明西周年曆譜推算的正確，也間接證明殷曆譜下限的完全正確（請參閱何尊與周初的年代一文）。

第二是新出土的小屯西地與南地的兩批甲骨，都證明文武丁時代斷代的正確（請參閱拙著甲骨學），而小屯南地所出甲骨數量之多，更是YH一二七坑以後所僅有的。

第三是陝西周原出土周文王時代的甲骨，這是前所未有的，而侯國有卜，也得到了

證明。

這三件事，如果

先生有知，一定會含笑九泉的！

其他在甲骨學方面，不見有新的貢獻，這是

先生生前所担心的事，而今天真是這樣的可悲！有的不能深入甲骨之門，只是緣木求魚，人雖然「老」了，却還是「童生」；有的初學幾個甲骨字，就自以為是甲骨學者，目空一切，其狂妄之態，又是一個「陳楚光」第二。我今天所見到的現象，是在先生担心以外的，然而這是事實。

十四週年紀念集出版了，也不能不把我的感慨說出！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嚴一萍於美國內華達之萍廬

董作賓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紀念刊目次

序

一、何尊與周初的年代	嚴一萍
二、董作賓先生與周公測景台	石璋如
三、重訂帝辛正人方日譜	丁 驥
四、鄭義碑與鄭道昭諸刻石	臺靜農
五、釋狄與築	勞 榦
六、韓非子與莊子	王叔岷
七、唐代雅州西通徼外三道考	嚴耕望
八、羅著高昌麴氏年表拾補	蘇瑩輝
九、記董作賓先生	王方宇
十、彥老和藏客	李霖燦
十一、馬來西亞簡化漢字客議	陳鐵凡
十二、原本玉篇引騷紀要	翁世華
十三、從堂野前種松舊藏談到孫壯藏本	雷煥章

論貞人扶的分期問題	金祥恒
我所親炙的平廬老人	黃然偉
紀念吾師董彥堂先生	田倩君
甲骨骨的長鑿形態示例	許進雄
殷墟第十五次發掘成組卜甲	白玉崢
我的聲明	嚴一萍

何尊與周初的年代

嚴一萍

民國五十二年在陝西省寶雞縣出土一件銅尊（圖一），腹外作獸面紋（圖二）。最近才發現器底下有一篇一百二十二字的銘文（圖三），是王賞賜何三十朋而作的禮器。其銘文是：

隹王初（何）宅于成周，復（何）珣（武）王（武）豐福自天。才（在）四月丙戌，王（武）誥（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爾考公氏克（武）從（文）攷（文）王，（武）紿攷（文）王受茲大命。隹珣（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武）時（乂）民。烏虘（呼）！爾有唯小子亡（武）戡（識），（武）覲（眡）于公氏有（武）旁（于天，（武）畀令（命）。苟（敬）享（武）戠（哉）！（武）夷王（武）龔（恭）德谷（裕）天，順（訓）我不每（敏）。王咸（武）以（誥），何易（錫）貝卅朋，用乍（武）國公寶（武）曆彝。隹王五祀。

這是成王五祀「初（何）宅于成周」時訓誡「宗小子」的一篇誥命，是西周初年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更重要的是可以解決周初的年代問題。

周公攝政，成王親政的年代，自來就有兩說，一是周公攝政包括於成王年內，即周公攝政元年，亦即是成王之元年。一是周公攝政七年後，才是成王元年。唐蘭在「何尊

銘文解釋」裡說：

第二，此器作於成王親政後五年，這是一件重要的史料。史記周本紀和尚書大傳都有周公攝政七年，返政成王的記載。尚書洛誥篇末說：「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顯然記的是周公攝政第七年年終時事。而篇中周公對成王說：「王肇稱殷禮，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成王的答詞說：「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威秩無文」。就是周公要召集百官，舉行歸政於成王的典禮，讓成王舉行第一次的「殷禮」，就把這下一年稱為「元祀」。而這篇銘文的記事是「惟王五祀」，那就是成王五年了。照爾雅釋天的說法，殷朝人稱「祀」，周代只稱為「年」，但在銅器銘文裡西周初期，經常稱「祀」，據現有的材料說，這篇銘文所記成王五祀，是最早的了。過去歷史學家都認為周公攝政七年并不包括在成王在位年數之內，現在知道從「元祀」以後才是成王親政後的紀年，這個問題就得到證實了。

他是讀成周公攝政七年後，再有成王元祀，以洛誥的「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在先，與銘文的「惟王五祀」相對舉，而把五祀放在七年以後。但他忽略了洛誥也有「相宅成周」的記載，照他的說法，非要在周公七年營造成周，到成王五年再遷到成周不可。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他把「稱秩元祀」的元祀解釋作「元年」，王國維先生的洛誥解已有此說：「元祀者，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為元祀矣」。其實尚書傳疏都稱「

元祀」爲「大祀」。劉逢祿書序述闡說：「元祀者，配天之祀也」。所以不應當解作元年的。其次是馬承源的「何尊銘文初釋」他說：

銘文紀年『佳王五祀』，是成王五年。按照歷史記載，成王營造成周洛邑有二說，一是七年，見尚書洛誥；一般歷史著作多採用這一說法。二是五年，見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封衛侯，五年營成周」。這個記載，和尊的紀年相符。周公攝政，紀年應該還是成王，但尚書洛誥中周公返政成王時，成王有「惇宗將禮，稱秩元祀」的話，這個元祀不是紀年，一般的理解是大祀。所以這「五祀」是武王死後成王即位的第五年，而不是周公攝政時有元年，返政時又有成王元年。

他雖然讚成周公攝政卽是成王之年，但對於五年營成周，與七年之再營成周的問題，並沒有解釋。張政烺的「何尊銘文解釋補遺」探調和五年與七年兩說，合而爲一的，他說：

召誥記載周公經營洛邑的經過：「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三日），……乙卯（十二日），周公朝至于洛」。洛誥記周公至洛的日期相同，篇尾有「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兩者皆不記成王至洛的日期。何尊有「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如果順著召誥月日推算，丙戌當是四月十三日。但是，何尊末尾是「惟王五祀」，與洛誥「惟七年」不同，怎樣解釋？按周初紀年最爲混亂，後代學者又解